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中華書局

蘇

齋

題

跋

翁方綱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蘇齋唐碑選（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蘇齋題跋

此據涉聞梓舊本  
僅排印初編各叢書  
有此本

蘇齋題跋爲錢唐何君方穀漆所傳錄。其天際烏雲帖。歐陽千文辨。化度寺張遷碑。  
新纂張氏本補錄。兩本參校各有不同。今就全集中互有詳略者。並刻之。甲寅春日海昌蔣光煦識。

# 蘇齋題跋卷上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爲篆體唯字。恐未然耳。

款識一冊卅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葉夏壺以下。有宋人青牋紙。晉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冊前亦以此四字篆首也。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搨得者。何啻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冊昔嘗與宋搨武梁祠冊同在馬衍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冊歸黃秋菴。而此冊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予前歲於湖上訪武梁祠闕。得借觀其冊。今復得借此冊。摩挲二旬之久。古器精靈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

黃秋菴屢爲予言此冊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月翁方綱記。

書舊本張遷碑後卽題硯冊

蘇齋題跋 卷上

東平蕩陰碑。東里四字泐。吾嘗捫石膚。髮弗潤與色。色字數十年前拓本尚微可辨。潤字蓋拓本亦罕存者。是年使金陵驛館秦淮側。汪生古之狂爲我擦石墨。古蠟光瑩然。四字千鈞力。秋燈水檻陰。素油手搨勒。歸來初冬初。霜曉拜塔。

城碑亭庠門。幇州牧共據廳。召南懿于棠。續戎斯其職。碑內語二句歸括。未行僕書名。十載惡追憶。今又三十秋。

幸未苦蘚蝕。爾日手植材。宦達圭璋特。得膺茲牧良。簪沛功繁殖。臺生季良。予已亥典江南鄉試所得士也。今以課最擢東平牧。適來都門共論此碑。較蒂此碑作簪沛。蘇齋鉛槧餘奇觚。重拂拭。嘉禾寶硯匣。古香同慨息。鄭祠片石銘。天寶七載刻。借此隸爲題。

適與碑相值。張家故實垂頌。自名卿得何論。吉與揮討論。更脩飾。一寸書田腴。千秋同報國。暮雲昔江東。春雨今硯北。若農稽旣勤。相滋著而黑。表頌卽硯牋。更益根本植。系諸亭下圖。知我言不食。

乾隆己亥秋典試江甯榜發後。汪子容甫以張遷碑古本見示。手摹東里潤色四字於行箋。十月朔道出東平。親到碑下。題字石間。是冬恰得此舊拓本。繪觀碑圖以記之。今三十年矣。而是榜第三人臺生來牧此州。擢覲入都。相與感述墨緣。而適值叔未孝廉以所得新鄭大夫廟碑殘石琢硯屬題。因臨此四字。以弁冊端。并附小詩於後。嘉慶己巳春三月望後二日。北平翁方綱。

跋羣玉堂米帖

南宋末韓侂胄自鐫其所藏墨跡。向若水所摹勒。凡十卷。名閱古堂帖。至開禧末。韓以罪誅。嘉定改元。此石收入祕省。改名羣玉堂帖。其第八卷。是米元章書。此大行書。米老自敍書法。是其第八卷之下也。

董文敏云。羣玉堂帖。世所罕見。至有對面不識者。觀此語。可見百餘年前。已難覩矣。

貝旁右下借挑之法。後來文衡山本於此。

明長洲杜大綬錄羣玉堂帖釋文。與此小有不合。雖不能盡疑之。然恐有闕文。  
米公寫廿頭。左邊橫挑先帶右直。而後再作右邊橫點。以此从頭定真僞最易見。其寫芾字。即是如此。市  
是一直穿橫而下。其作點者僞也。

柳書金剛經。在慶元府官廨進思堂。今浙江甯波也。此石刻不存久矣。

柳出於歐。此米老心得之語。又米老最賞柳公綽書。此其所以能追晉法也。

米公自言學褚最久。此其一生精詣所及到處。不如此不足以仰窺晉法也。

此帖云段季者。蓋墨卿之族。昌也。然唐史表傳皆莫由詳其系次矣。

唐元和間人。景雲寺塔及李跡  
墓志。皆其書并篆。

周平園集云。米書從唐人羅讓入手。而此篇自敍不言及者何也。羅讓書貞元五年襄州學記。蓋米老家藏舊拓本。

師宜宣。不聞有所書碑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而不言何人所書。以趙明誠  
不能考知其誰書。而米以爲師宜宣。未知何所據也。

未幅援竹簡鼎銘。蓋不欲以今體書自居也。岳倦翁亦竟以六書之統緒歸之矣。

米意不取小字。誠恐啓後學凌躐高談。棄小楷不學。而專趨大行草之漸耳。

嘉慶乙丑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爲載園老友題此冊。北平翁方綱。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如九歌、姚恭公碑皆久無真本。此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晉法。斂入神骨。當爲歐帖中無上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岳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未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卽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一字通師。此可備官奴帖後一則故實也。

虛舟跋云。附與付古通用非也。此帖內以姤爲垢。以研爲妍。以祐爲祜。蓋皆老年涉筆之誤。足以見其真意。觀者勿以此致疑可矣。豈其通用之謂哉。

此帖當與化度寺碑同論。乃虛舟跋內品及溫公碑而不言化度何也。虛舟嘗自跋續書千文云。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今予但見鈎本已謂當與化度並論。此帖之神妙固不必言。顧必欲推爲在化度上。則吾今固尙未見真拓本。未敢遽以臆定之。然虛舟旣見真拓而此跋止於如此。則豈醴泉溫公二碑可躋化度上乎。吾每憾虛舟先生學歐而不識化度之妙。故於晉法遲乎未逮。今觀斯跋。則此千文之所以妙正未知虛舟胸中劑量分判究竟何如矣。

乾隆己酉七月予於南昌使院局門試士。而夢華居士於其友人所見此墨寶。惄惄以不得多借留數日。俟予徹局一見爲恨。其後十日試事旣竣。夢華亦將之山左。瀕倣裝矣。過予院齋話別。以此鈎本見眎。爰命小史雙鉤一通。并系小跋於後。以志居士懇懃同篤古歡之意。八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書。

跋自臨天際烏雲帖

宋蘇文忠公書嵩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卅八年購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舊藏檇李項氏跋稱。尙有吳文定跋。今已失去。又柯丹邱跋。末失去十八字。經長  
月丹邱九思書張貞居詩失去前五首。原是卷子。不知何時改爲冊。方綱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購得之。今壬辰五月廿九日爲宮詹錢七兄籜石先生臨此。又倩古歛羅兩峯繪君謨夢中詩首二句爲圖。

詩之庶以彷彿前賢往復嗟賞之意是日識於孫公園寓舍之青棠書屋。

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直至其出知興甯之前。此廿餘年間手迹。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由誤也。予昔見貞觀廊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又米老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跋。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觀者幸勿以爲疑耳。乾隆壬子秋九月北平翁方綱識。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貞九兄題五首。

韻勝元從骨勝來。外間狂草信興臺。馮班何焯津梁在。肯許良常問溯洄。王盧舟每識枝山骨韻未盡未見此種行楷耳。  
褚家冊子繡金鍼。可但朱絲得法深。百鍊剛來柔透指。中間數筆似雲林。此卷極似褚河南書文皇哀冊。以褚書此冊二華本對看旬月。  
始備見陰陽離合之所以然。

真賞齋中結勝緣。華陽樓榭好山川。夏承裏壽論籤笈。迴遡流風四十年。卷中有華陽樓印。補庵居士印。真賞齋印。豐道生嘗爲華氏。  
作真賞齋賦云夏承裏壽論籤笈。天球河圖比重。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在枝山書此卷後四十餘年矣。

虎搏胡鬚語未奇。蒼官石丈氣淋漓。當時落筆如風雨。此老多應造化師。

半載馳書訊濟甯。江東羊薄眼俱青。旁人莫笑干支誤。神似廊州珉室銘。用貞觀寶室寺鐘銘爲比。

此卷以丁卯誤爲丁丑。故

今年春三月三日方綱按試道出沂上秋盦具舟相近支篷啜麪同賞此卷輒題二字於前明日雨後宿鄒縣燈下作二詩以寄題之卽此第一首及末章也其秋還濟南夢寐之間時在此卷因復寓書至沂上借卷重觀秋盦不吝珍祕馳以見付自秋至冬百有餘日無時不陳几上復得三詩合前凡五首書於其後蓋予所見祝書未有過於此者矣今將緘還并爲識此十月朔旦方綱

題集古器銘冊

昔漁洋竹垞諸前輩金石詩跋予惟見甘泉未央瓦册今在侯官林氏耳近日如吾受笙贊阮芸臺秦敦夫張叔未葉東卿每持所集古器物銘屬題而受笙選擇尤審如漁洋所詠焦山鼎予辨其非真此則無之予又嘗以王述庵所藏建昭燈款證厲樊樹之誤張叔未所藏黃山鐙款證薛氏款識之誤此二拓本乃具有之信乎可與道古矣癸酉夏六月十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建昭雁足鐙在王述庵齋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而有西漢字二段可寶也厲樊樹所賦竟

甯元年雁足鐙誤以省爲首遂致傳會薛尚功款識予嘗據此以訂正之建昭雁足鐙

據漢志黃山宮在槐里梁山宮在好畤足以訂正薛尚功梁王貢銅之誤黃山鐙

此尺孔東塘所得今藏闕里嘉慶壬申漢陽葉東卿以洋銅精摹毫髮不差予齋亦獲藏其一雖曲阜有摹本亦不能及然此則真本也建初尺

題集古石墨冊

方綱識。西狹頌前刻此二行亦下辨仇靖書也。今所拓者又不及此遠矣。寶之寶之。嘉慶庚午春二月望。北平翁

手書不是信傳聞。下辨仇君記李君。更在熹平石經上。世間景慶此星雲。

右題厭池五瑞石刻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登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皆在蔡邕之前

阮雲臺中丞跋。因北朝諸石刻而及北朝經學也。予於北朝碑最愛北齊樊孝謙所書孔廟碑。有嘗攷徐遼明諸家撰述。世已罕有。惟於宋江陽杜進士獻可所輯春秋諸家義。尙見劉氏規過之書耳。嘉慶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廿日方綱。

跋董文敏書

此卷吳跋甲子冬月。不知是某甲子。若是國朝康熙廿三年。則不應在史公之前。若是前明天啓四年。則董文敏尚在。不當云從先生遊。見其晚年書也。且如果此人及見董文敏。則其跋云。此卷乃先生在詞林時所書。計其年是萬曆丙午丁未間。此語未可信也。董文敏自萬曆己丑選詞館後。至萬曆末三十餘年。皆官翰林。何獨舉丙午丁未二歲耶。且丙午歲文敏使楚。丁未歲還里。又不得云在詞林時也。況此卷署

名下有宗伯學士印文敏天啓三年癸亥秋擢禮部右侍郎兼協理詹事又在此後廿餘年矣此人於文敏平生出處中外經歷之蹟皆不深知而何以得云從先生遊乎史公卽溧陽閻老之祖康熙六年丁未入翰林距文敏之卒財廿餘年此吳跋又在史跋之前而何以致有攷誤是皆不可解也

此書固是真蹟無疑然其中亦實有疏率處昨見墨卿所藏董書冊有趙味辛跋云董書生拙爲上精能次之此誠知書者之言也然愚謂董書不甚留意結構往往隨筆揮灑以爲化境亦未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致使好高者反略其本家筆法而專賞其隨意之作是又未嘗非賢智者之過矣書家究竟當以神骨與結構並重豈得竟拋荒結構而高談神骨試問神骨奚從出乎然墨卿所藏董書一冊實臻化境是以此論不發於彼而於此卷發之

嘉慶乙丑仲春四日爲荷屋老友題

辨化度寺書

敬候夢華三兄近禧前次承惠寄吳門所鉤摹孟法師碑廿五字此方見真矣至感至感彼時匆匆未及回答也久聞此二帖自繆氏售出但不知尊札所云巨家者姓氏能見示否再能便中更爲多鉤出數行否無厭之請曷勝感荷真不啻一字百朋之惠耳屬題二詩草草奉上其化度則據札內所開行款闕泐之狀弟竟見過如此一樣二本一是元末明初王孟揚所藏王偁字孟揚亦稱王虛舟一則元代名賢趙松雪以下凡

十三跋載於構李郁氏書畫記者弟亦得借觀之此二本行款闕泐與今尊札所見者竟是一模一樣此本雖經元代名公察賞然是宋翻宋拓者今就弟所記出可憑據之處開出數條粘作小冊寄覽以資印證務乞便中再將此本借來一對是否卽此所開出數條之本再求示知以慰懸念至要至要若使中見宋芝山祈代致欲借觀其所藏定武蘭亭務求寃妥便見寄此刻不及寫專札也諸惟珍攝不具臨題馳切二月十二日方綱頓首

印證吳門繆氏所藏化度寺碑略舉數條粘爲一冊

第一行寺字末筆一趯其尖過俯向下全失原本之法第一葉前半第六行碑正文第二行和字中間一撇在上橫下直二筆之正中此蘭亭正局也此本禾內中撇太過俯垂向下大失之矣  
第一葉後半第五行控鶴乘鸞句鶴字右鳥中橫之外出處長過下肩半分許而末彎迴鉤之勢緩弱向下全失原本深厚沖和內抱之神理鶴下之鳥亦然  
第三葉後半葉之第四行始自趁庭句趁字走末捺腳中間方折頓勢纔及下夕內點之半實傷過短  
第四葉第五行身心俱淨句淨字之末筆低於爭腳一釐許  
第七葉第二行被勑二字間可有紙斷接之痕否至要至要

此本共九百二十許字銘文之末樂永謝重昏至此五字止請再細對鮮于伯幾所題之本卽是此本否

如是此本則此是宋刻宋搨非唐石也。

陸謙庭所藏陸儼山手跋之本字少而最精。蔣春臯所收繆文子本用墨雖有失處。然此二本皆實是唐石真本。

謙庭說吳門繆氏家藏化度凡七百餘字實不止七百餘前有鮮于困學題識。困學跋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爲第一後有十數跋內有一長跋。

### 題畫梅冊

天瓶齋寫梅十幅又自書前人句令人不敢更賦梅花矣故用書家筆髓拈出之附系一小時於後。  
天瓶書法我無詩特寫空山雪後枝恨未添鬚圈瓣處料量擗押鐵鉤時。

永和寫論付官奴夢到梁唐舊本無別有橫斜疎放處劍南老眼澈冰壺予有宋拓樂毅論得天品題如此

嘉慶辛未春二月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九。

得天居士臨晉人書蕭散簡遠其神韻卻在張長史授顏魯公用筆處  
楊補之書深於率更法其寫生亦然。

臨褚河南書乃借徑於米老此可悟米老運腕題壁法昔人踏雪觀瘞鶴銘雖與米老題字同勒崖側乃是米書追仿不到處。

六朝人書吾獨愛陶貞白所謂松風之夢故在。

徐壇長品潁井蘭亭曰此琴聲也予則拈出米老旁挂一小快字足以當之。

得天居士題黃庭尚存晉人蕭散意。

得天題趙子固所藏落水蘭亭卷後云古今人相照正在此圓鏡中。

得天題宋拓秘閣本樂毅論得味外味本於劍南集正在橫斜疏放處。

得天作褚中令書極有韻勝處卻是郎官石記本色。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跋

世傳所謂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據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屏息上脫去不得二字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其墨迹在何處是以攷訂家不得所證據也以上海潘氏所刻本驗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是以孫月峯松江碑目云趙子昂蘭亭十六跋而上海縣志誤作十八跋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頃聞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此在至元己丑後之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